

瑶台怨

上

40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44.563

YTY
=1

40

瑶台怨

上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瑶台怨》

曹力群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

45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22 印张 2 插页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740-1/I·360 (上、下)定价: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2251794

内 容 提 要

沂山圣女峰下，一位身负重伤的年轻男子将几个邪道人物打败，又艰难地爬上了圣女峰，欲与沂山圣女决一胜负。但终因伤势过重倒了下去……

他就是武林高人白飞云，在他身后是操纵他又不现真身的白骨老人。白骨老人胁迫白云飞诛杀武林中人物，居然逼他不分正邪一律下手，白云飞被武林称为四大凶人。

沂山圣女的养女华慕虹倾心于白云飞，奉圣女之命下山，欲以善良之心改变白云飞的所作所为，却不料得一凶信：白云飞已遭人暗算，死于非命。华慕虹断然决定假冒白云飞之名，去寻访杀害白云飞的仇人，替他报仇。

原来，荒冢仙子救下了重伤的白云飞并爱上了他。华慕虹假扮白云飞貌若潘安，竟被西域女子木梭看上，决意非他不嫁……一时间武林正邪之间展开殊死搏斗，而发誓今生绝不娶妻的白云飞则要面对众多对他有意的武林美少女……

目 录

第一章	沂山圣女	(1)
第二章	重施敌技	(26)
第三章	恩怨分明	(60)
第四章	红梅夫人	(86)
第五章	情如磐石	(121)
第六章	白骨令符	(147)
第七章	关氏父子	(168)
第八章	仁心仁术	(201)
第九章	松林传技	(227)
第十章	白骨之刀	(238)
第十一章	误入陷阱	(255)
第十二章	双闯魔窟	(277)
第十三章	死而复苏	(307)
第十四章	直入幽冥	(335)

第一章 沂山圣女

西风飒飒吹拂着沂山圣女峰。深夜迷蒙的月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书生，正端端地坐在峰下的一方巨石之上。

他面色有些苍白，灰色的长衫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唇角上也有还没擦净的血迹，显然是遭受了不轻的内伤。

他双目微闭，静静端坐着像入定的老僧，久久没有移动分毫。忽然，三条人影飞快地到了巨石之后。三人行动像鬼魅，其中一人长发披肩，白衣赤足，面色惨白得没有一丝人气；另一人身着黑色儒服，有一张绿惨惨的怪脸；第三个是女的，但却偏偏穿了一身红衣。

三人的年纪都在六旬以上，正是黑道中使入闻名丧胆的神州三煞——白无常、黑秀士、无蓝婆。端坐在巨石上的书生仍然双目微闭，一动也没动，但却从牙缝中迸出了几个字来，道：“白某已经等候多时了！”

神州三煞微微震了一震。白无常干笑一声道：“白云飞你很守信。”那书生突然纵声狂笑道：“我白云飞如果不守信，只怕江湖武林之中不会再有守信的人了！”

无蓝婆冷哼一声，尖着嗓子叫道：“好狂的小辈！”手中的龙头拐杖一顿，一块尺许见方的青石立刻应声而碎。

白云飞双目一睁，微微转身注视了她一眼，笑道：“无蓝婆为了你这‘小辈’二字，今夜你要曝尸圣女峰下！”

无蓝婆情不自禁退了一步，因为白云飞的两道目光冷得像九秋寒雾，使她心头像被利刃刺了一下。黑秀士绿惨惨的怪脸上浮起了一层吓人的神态，大喝道：“白云飞你该知道神州三煞在武林中的地位，还不快些站起来应战，摆什么臭架子？”

白云飞冷漠地笑笑道：“如果你们想多一分获胜的机会，最好快些出手，而且要三人一齐出手！”白云飞牙咬得咯咯作响。黑秀士低吼道：“白云飞，今夜的约战并不一定能分强存弱死，只要你从此不再找我神州三煞的麻烦，我们仍然可以罢手言和。”

白云飞冷冷地道：“不可能！”白无常大叫道：“你未免欺人过甚！”黑秀士陡然自肩头上撤下了铁骨折扇，双目绿芒如电，向白无常与无蓝婆了一瞥道：“恭敬不如从命，对付这种狂妄之徒，就三人联手又有何不可？”

无蓝婆首先附和着道：“今夜并没有外人在场，只要我们三人不说，这件事永远不会传人江湖！”

白无常也把腰间的哭丧棒取了下来，轻轻点了点头。白云飞端坐如前，他肩头虽然束着一把长剑，但双手却平放在左右两膝之上，根本没有取下来的意思。

神州三煞分别举起了兵刃，进攻的方位是左右后三方。

白云飞好像若无其事，仿佛他今天存心要死，静候三煞联手一击。他唇角紧抿，把要喷出的一口鲜血硬行咽了下去。因为是在深夜，更因为神州三煞没有转到他的面前，他们看不到他唇角的血渍，襟前的血迹，也看不出他起伏的胸部与勉强支

持的神态。

神州三煞缓缓进逼，各自运起了毕生修习的精纯内功。

白无常举起了哭丧棒，黑秀士展开了铁骨折扇，无蓝婆的龙头拐杖高举过顶。白云飞则仍然端坐不动，形势紧迫得使人窒息，终于，神州三煞同时大喝一声，像平地霹雳，一时山鸣谷应，树木簌簌！

就在这大喝声中，三人身形齐飞，兵刃齐落，向白云飞发出致命的一击！仅仅一招，已分胜负。双方的动作都够快，没有人能看清端坐的白云飞是如何起身拒敌的，等一切静止下来之后，方才看清巨石上下的情形。白云飞竟然没被神州三煞那石破天惊的一击杀死，他已经站起了身子，也转过了方向，目光冷冷地瞧着神州三煞。

无蓝婆身子横卧在巨石右方两丈之处，龙头拐杖早已不见，不知是被白云飞掌力所击，还是因为摔在乱石堆中，她已经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黑秀士在巨石左方丈余之外，原本是俯卧在地，但他挣扎了一下，勉强把身子翻了过来。他全身几乎都被鲜血染红，那些血是由他的口鼻之中所流出来的。

白无常在巨石正面，他的伤势最轻，但右肩也已被鲜血染红，左手扶着一株小树的树干，喘吁不已。白云飞没有任何表情，仅是冷笑一声。白无常喘吁了一阵软弱地叫道：“白云飞，算你……胜了！”

白云飞漠然地道：“这是必然的！”

“你……好狂，难道你……从来没遇到过敌手？”

“老实说，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许也不会有！”

“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白云飞没有回答，却报以一声冷笑。白无常咬咬牙，喘口气道：“白云飞，你的师父究竟是谁？”白云飞突然激动地喝道：“我没有师父……老鬼，白某不想把你们杀光，你最好闭口为妙！”

但他双肩摇撼，终于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了。白无常爆出了一串狂笑道：“神州三煞虽然不是你的敌手，但毕竟也使你负了重伤！”

白云飞用衣袖随便揩揩血渍，冷冰冰地道：“凭你们还不配！”

“难道你喷出的不是鲜血？”

“白某虽然受了伤，却不是伤在尔等之手！”

“那么，是……？”

“少林寺天地玄黄四尊者！”

“啊！……”白无常失声道：“你……你曾与少林四尊者约战？他们……”

“皆已重伤！”

“这样说来，你是……负伤之后又与我们交手？”

“不错。”白无常颓然坐了下去，他脸部的肌肉不停在抽动，内心的痛苦比伤痛还要严重，白云飞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少年，却能在负伤之后又将鼎鼎大名的神州三煞击成一死二伤这……

白云飞昂首向天，纵声狂笑道：“少林四尊者是我第一个约会，你们是我第二个约会……”一阵心血上涌，使他中断了话锋。白无常呐呐地道：“莫非你……还有第三个约会？”白云飞咬咬牙道：“不错。”

白无常发出一阵串干笑道：“不知阁下的第三个约会，约的

是何方高人？”

白云飞毫无表情地道：“峰上！”白无常似惊似喜道：“圣女峰上？”白云飞冷漠地点了点头。

白无常左手扶着小树，突然又站了起来，高兴得近乎激动地道：“还好，还好……”白云飞道：“还好什么？”

白无常咬牙道：“就算你不曾负伤，就算你真能纵横天下，只要你上了圣女峰，你就无法再活着下来！”

白云飞淡然一笑道：“希望你这话不会说错！”

他不再理会白无常说些什么，只见他咬咬牙关，飞身而起，向壁立参天的圣女峰攀去。至少费了半个更次的时光，他终于爬上了圣女峰的峰巅。

由于先后两次负伤，他毕竟有些无法支持，只好就地坐了下来，轻轻喘气。

但他立刻被峰上的景色吸引住了，但见枫叶似云，翠竹成林，加上遍地的菊花，满山的丹桂，一点看不出山壁陡峭形势险恶。峰巅上绿草如茵，有一片平坦的园林，不愧是仙山胜境。白云飞索性平躺在草地上，舒展开四肢，顿时觉得无比的舒服。不久，他竟然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花丛中走来了一双少女，两人大约都在十六七岁，俱是身着白衣，腰间束着宽宽的白缎带子，一把短剑挂在腰带之上。当先行的少女顺手摘了一朵白色的菊花插在鬓角之上，转眸一笑道：“秋桐姐姐，今年圣女出山诛恶，你猜会不会带我去？”

被唤做秋桐的少女噗哧一笑道：“傻丫头，你这样巴望着出山做什么？对了，绛雪，小姐不是叫你去插花的么？”

绛雪小嘴嘟了起来道：“小姐本来是派了我的，可是后来……”眸光一转，住口不语。秋桐笑笑道：“后来怎样为什么不说了？”绛雪哼一声道，“后来小姐嫌我笨，怕花插不好，又改派春彤了！”

秋桐强忍着笑声，道：“那么，你就别梦想了，小姐插花都不用你，圣女更不会带你出山诛恶！”

微微一顿，又悄声道：“其实，跟着圣女出山诛恶，也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去杀个恶人，又不是去金陵秦淮，逛南北二京。”绛雪叹口气道：“姐姐说得对”忽然，她伸手一指，失声叫道：“秋桐姐，那是什么？……唉呀，死人……有死人……”秋桐连忙按住她的口唇，叱道：别这样大呼小叫，别说这峰上不会有死人，就算真有死人，又怕什么？我们过去看看！”

原来她们发现了白云飞。白云飞也已被惊醒，他不由吃了一惊，暗忖：自己怎么会在这里熟睡，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事。但他已看清了来者是两个丫头，遂不放在心上，依旧平躺在草地上，实在太舒服了，他舍不得起身站起来。

绛雪在秋桐叱责之下，胆子大了起来，两人终于一步步走到了白云飞身边，瞧着他发怔。绛雪叫道：“真是死人，我没着错吧？”秋桐摇摇头道：“他没死，不过是受了伤，你不见他心口还在跳动么？”

说着双眉微微锁了起来，又道：“但他既受了不轻的伤，是怎么爬到峰上来的？”绛雪有些畏怯地道：“是去禀报圣女；还是去禀报小姐？”秋桐思忖着道：“既然他没死，最好先问问他，然后再去禀报不迟！”

绛雪转着跟珠道：“可是他昏过去了，怎么问呢？”

秋桐道：“这好办，你去提桶水来，要刚从泉洞里舀出来的！”
绛雪忙道：“好，我就去。”但她刚要迈步，白云飞却双手一摇道：“别，别弄冷水，天很凉，我不想洗澡。”经过一阵小睡，他的精神已经恢复了不少。

秋桐绛雪俱吃了一惊，绛雪大叫道：“好啊，原来你清醒得很，快说，你是什么人？怎么会睡在这里？”白云飞躺着没动，淡淡一笑道：“你们该问问我为什么来到圣女峰上。”秋桐接口道：“好吧，你说！”白云飞摇摇头道：“你们问得晚了！”

他声调一沉，又道：“去告诉沂山圣女，就说白云飞应邀而来。”“应邀……”秋桐一怔道：“难道我们圣女邀你了？”白云飞哼道：“也许她不愿邀我，但我却迫她邀了我！”

绛雪樱唇一撇道：“就凭你这样子怎么能去见圣女？”白云飞狂笑道：“见圣女要什么样子，莫非要袍服冠带执笏而行？”忽然，一个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没有那样严重，老身已经来了！”秋桐绛雪大吃一惊，急忙分向左右一闪，同时施礼叫道：“奴婢参见圣女！”

但见当先而来的是一个白衣妇人，面部罩在隐约的白纱之下，无法看得到真切的面色神态。

在她左面有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女，从那亲昵的情形看来，可以想到她们必是母女。

在两人身后，则有四名侍婢，打扮与秋桐绛雪一样，都是白衣宽带，腰中插着一柄短剑。

所有的人都是女的，穿着都是白衣，这似乎是圣女峰的特色。白云飞的确有些狼狈，至少，他那样躺在地上，有些不雅，于是，他一跃而起，昂然而立。

但这样一来，却又牵动了他的伤势，一口鲜血冲到喉头，几乎要喷出来。

虽然他把要吐的鲜血硬压了回去，但他的样子仍是狼狈不堪。衣襟上的血渍，满身的泥土，把他英俊的面貌似乎完全掩盖了起来。

但他提起真气，拱拱手道：“芳驾就是沂山圣女？”

薄纱掩面的白衣妇人点点头道：“正是老身。”

白云飞纵声一笑，道：“白某已经应道面至，可以一较高下了！”

沂山圣女苦笑一声道：“老身之所以邀你，并非与你比武较技，面是想与你谈谈。”

白云飞冷笑道：“在下对谈谈并无兴趣。”

沂山圣女叹口气道：“你这样好勇狠斗么？”说着微微一顿，又道：“纵然你能胜得了老身，又想怎样？”

白云飞傲然道：“如果在下胜得了芳驾，每年十月初一尊驾出山诛恶之举，可以免了！”

沂山圣女道：“原来你要包庇坏人！”

“不！”

“那么你……”白云飞笑笑道：“这件事从此由我来做，芳驾可以封山归隐，不必再踏入江湖了……”说着他目光傲然一转，又道：“世上恶人成千数万，每年杀上三个二个，会有什么用处，在下要一举把世上的恶人全部杀光！”

沂山圣女不禁笑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老身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每年出山诛除三名巨恶之人，不过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使世上恶人稍稍知所敛迹而已，如要把世上恶人完全杀光，那是

根本不可能的事!”

白云飞狂傲地道：“在白某手下，世上没有不能的事!”沂山圣女又叹了口气道：“你太狂了!”白云飞哼道：“就因你这句话，白某非与你分个胜负不可!”沂山圣女摇摇头道：“你已经身负重伤，如何还能与老身交手?”

白云飞凛然一笑道：“芳驾可知道神州三煞?”沂山圣女点点头道：“邪道巨擘，武功高强，老身知之久矣!”白云飞傲然道：“在下同样是身负重伤之后，将他们击成了一死二伤于峰下!”沂山圣女毫不动容地道：“那么你又是伤在谁人之手?”白云飞咬咬牙关道：“少林寺天地玄黄四尊。”

沂山圣女苦笑一声道：“看来你似乎有些正邪不分，少林寺是佛教圣地，四尊者俱是少林高僧，他们又怎么招惹了你?”白云飞笑笑道：“这与正邪无关，在下久仰少林四尊者禅功无敌，才与他们相约一较高下，这四个老秃头实力果然不弱……”沂山圣女叹道：“所以你受了伤!”

白云飞纵声一笑道：“但他们的伤比在下严重得多，如果治疗不当，每人都会变成残废!”

沂山圣女道：“你呢!”白云飞震了一震道：“我并不计较以后，只问眼前，尚若我不幸也变成残废，我会跳下悬崖，轰轰烈烈而死!”沂山圣女低沉地道：“那叫轰轰烈烈，那不过是暴尸冯河，匹夫之勇!”白云飞突然大叫道：“白某是应约比武而来，不想与你争辩，芳驾用什么兵刃。”

沂山圣女道：“老身自出道以来就不曾用过兵刃，也不知兵刃有何用处!”

白云飞怒道：“你才真是狂人，在下的佩剑很少取用，既然

芳驾愤于徒手相搏，在下也就徒手相陪。”

沂山圣女摇头一叹道：“既然你如此咄咄逼人，可以出手了！”白云飞冷峻一笑，默运全功，将丹田内劲尽力提聚了起来，双掌平伸，又复缓缓上扬。

这是一着狠辣的招数，全身的力道悉数运聚到了双掌之上，一发之下，可以立判生死。沂山圣女并未稍动，身边的少女仍然依在她附近，仿佛这不是与人相搏的场合，而是在看什么热闹似的！

白云飞知道自己内伤不轻，难耐久战，故而竭尽全力，欲在一招之内立刻分出一个胜负来！然而，当他奋力前扑，招式将发之际，却忽然眼前一黑，恶血上涌，提起的内力全部溃散，呼的一声摔倒地上，昏了过去。

沂山圣女摇摇头，叹道：“好狂傲不驯的孩子！”

峰顶上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微风中飘荡着菊花与桂花香气，沂山圣女静静地站了足有盏茶工夫，没有移动一下。

终于，依在她身边的白衣少女轻声叫道：“娘！……”

沂山圣女如梦初醒道：“嗯！”她像在思索什么，又像在回忆什么，仍然有些心思不属。

白衣少女皱眉又道：“娘这人……您要怎么处理他呢？”

沂山圣女道：“自然是救他……”

转向身后白衣侍婢道：“把他抬到丹房里去！”

她再微微地摇了摇头，与白衣少女相携转身而去。

白云飞被抬入了圣女宫的丹房之中。他全身几乎已被鲜血染红，早已昏迷不醒，两名白衣侍婢把他平放在一张木榻之上，立刻悄悄退了下去。

白云飞的口中仍在流着汨汨的鲜血，他气息已经逐渐微弱，仿佛已到了弥留的时刻。沂山圣女端坐在一张木椅上，面部的轻纱已经揭去，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她面色沉稳，慈祥中带有肃穆，眉宇之间却似乎有一团化不开的结。

白衣少女在白云飞榻前徘徊了一下叫道：“娘，好重的伤，只怕他快不行了！”沂山圣女叹息了一声道：“去把紫芝丹拿出来！”

“紫芝丹？”

白衣少女一惊道：“仅有一颗，怎么能给他用？”沂山圣女苦笑道：“除了紫芝丹外，恐怕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得了他！”白衣少女跑到沂山圣女身边，俯在她的膝上，仰着脸问道：“娘，这人凶狠骄狂无理，娘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为什么一定要以惟一的一颗紫芝丹……”

少女微微一顿，又道：“那是咱们的镇山之宝，起死回生的仙丹……”

沂山圣女打断她的话道：“慕虹，你不听娘的话了？”

白衣少女名为华慕虹，她闻言怔了一怔，忙道：“我怎么不听娘的话，但这件事……娘该多考虑一下，紫芝丹只有一颗了。非同小可……”

沂山圣女悠悠地道：“我知道，可是除了紫芝丹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救得了他，他的心脉已断，此刻不过只靠他天赋的内力，聚着一口真气，过不了一个时辰，再服下紫芝丹也没有用处了！”

华慕虹困惑地道：“我是说娘为什么一定要救他？”

沂山圣女皱眉道：“这……救人一定要问为什么？”

华慕虹不服地道：“依我看，他根本不是一个好人，这样横暴的脾气，武林江湖中人只会受他的害，不会沾他的好处……”

沂山圣女叹息了一声道：“好吧，你去替他揩揩血迹，等他咽气之后把他埋葬了吧！”

慕虹迟疑了一下，果然站起身来，在一旁的架子上取了一条湿布，去替白云飞揩擦面部的血渍。

她不但揩净了他的血渍，也揩净了他的满面尘土。

白云飞英俊的面貌逐渐映入了她的眼帘。

她不由得暗暗称奇，为什么这个不讲理的狂人会有这样英俊的面貌，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立刻把她牢牢吸住了。

一时之间，她不由呆呆地怔了起来。

沂山圣女淡淡地道：“揩好了么？”

慕虹如梦初醒，忙道：“揩好了！”

沂山圣女点点头道：“去叫她们准备棺木，等他咽气之后，就把他埋葬了吧！”

华慕虹震了一震没有移动，两道眸光情不自禁地仍然盯在白云飞的脸上。

沂山圣女二度催促道：“孩子，为什么你还不去？”

华慕虹面色微红，呐呐地道：“他……好像很年轻。”

沂山圣女道：“他今年只有二十二岁，自然很年轻了！”

华慕虹眸光一转，道：“娘的话好怪，您怎么知道他是二十二岁？”

沂山圣女震了一震，笑笑道：“娘自然知道，因为他向为娘约战时，曾经说过他的年龄！”